

周
禮
正
義

周禮正義卷五十七

瑞安孫詒讓學

小司馬之職掌此下字脫滅札爛又闕漢與求之不得遂無議其數者

[疏]

注云此下字脫滅札爛又闕者字脫滅及札爛謂此

職止存首尾二札而一札之中字復脫滅不具札闕謂此職中間闕文甚多及下三職全闕說文木部云札牒也札卽簡策賈聘禮疏引鄭論語序謂禮經之策長二尺四寸又鄭書注說一簡文三十字此經策札或當與彼同以下四職札並爛闕未知所闕幾札此職首僅存六字未存凡小祭祀以下二十一字皆歎於鄭所言一簡字數明其爲爛脫蓋字脫滅者由於札爛闕文多及全職闕者由於札闕故云札爛又闕賈疏謂言脫滅者

直據職掌下一經脫滅札牘又闕者以其下經簡札爲韋編折
爛闕落說殊未析云漢與求之不得遂無議其數者者賈疏云
此闕與冬官所亡同日皆爲遭暴秦燬滅典籍漢與購求遺書
不得也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
疏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者小祭祀卽酒正之小祭肆
師之小祀司服之羣小祀也賈疏云小祭祀以下至喪紀皆蒙
小字對大司馬大祭祀之等小會同謂諸侯使卿大夫來聘王
使卿大夫與之會同言饗射師田皆是諸侯卿大夫來聘王還
使卿大夫與饗燕及射師田之等也小喪紀者三夫人已下家
小會同當爲王官伯與諸侯會同賈謂卿大夫會同非也詳小
祝疏小饗射者司服注云饗射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則此饗

中當兼有食此饗射依賈說則爲侯國使臣來聘王臣與之爲饗射然小臣云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注云賓射與諸侯來朝者射賈彼疏謂對大射爲小若然則王與諸侯射亦得爲小射不必王臣與聘臣射也小師田者小司寇注云小師王不自出之師蓋亦謂王命卿大夫率師征伐田則四時大田之外肄兵取獸之事皆王所不與者小喪紀賈謂二夫人以下據宰夫注義也今案亦當含王子弟內諸侯之喪互詳外饗大史疏云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者賈疏云亦如大司馬羞魚牲投其祭之等也黃以周云大司馬職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此職如大司馬之法謂知大司馬掌政令之法也疏以羞魚牲授其祭言誤案黃說是也

軍司馬闕

輿司馬闕

行司馬闕疏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者賈疏云軍司馬當宰夫
肆師之等皆下大夫四人輿司馬當上士八人行司馬當中士
十六人餘官皆無異稱此獨有之者以軍事是重故特生別名
此等皆與上同闕落之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禮以等其功賞地賞田也在遠郊之內屬
六鄉焉等猶差也以功大小爲差疏掌六鄉賞地之禮者計功
之大小以爲授地之差司勳之官法也注云賞地賞田也在
遠郊之內者據載師文彼先鄭注云賞田者賞賜之田是也云
屬六鄉焉者釋經以賞地係六鄉也載師九等田雖在六鄉七

萬五千家所授田之外以其分布遠郊以內與鄉里相連比亦附屬鄉邑鄉吏兼掌之左成七年傳楚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申公巫臣曰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是凡賞田皆賜以田而不得有其邑與家邑異故六鄉之賞田可附屬鄉邑也云等猶差也者說文竹部云等齊簡也引申爲齊等又引申之凡階級差次亦稱爲等廣雅釋詁云差次也云以功大小爲差者賈疏云以下文云輕重視功則賞地大小不定故知以功大小爲差王功曰勳輔成王業若周公疏注云輔成王業若周公者賈疏云以其言王繼王身而言明據王之位業而說耳以周公攝政相幼君致太平還政成王是輔成王業之事故以周公託之國功曰功保全國家若伊尹

疏國功曰功者說文力部云功以勞定國也案許訓與下事功
日勞注義同散文得通也 注云保全國家若伊尹者賈疏云
以其言國繼國而言故知是保全國家者也以伊尹比之者以
湯時天下太平湯崩孫太甲卽位不明政事伊尹爲數篇書以
諫之諫既不入乃放之桐宮三年思庸復歸於亳國家得全故
以伊尹擬之耳民功曰庸法施於民若后稷**疏**民功曰庸者與
大司徒以庸制祿義同 注云法施於民若后稷者祭法云法
施於民則祀之下云厲山氏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
繼之故祀以爲稷是也以后稷教民稼穡亦民功之事故舉以
相擬**事功**曰勞以勞定國若禹**疏**事功曰勞者說文力部云勞
勩也 注云以勞定國若禹者祭法云以勞定國則祀之下又

云禹能脩鯀之功是也治功曰力制法成治若咎繇疏治功曰力者晏子春秋諫上篇齊景公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子爲有力邑狐與穀以其宗廟之鮮此以治功行賞稱力之證說文力部云治功曰力能圉大災疑本賈侍中說亦得備一義注云制法成治若咎繇者賈疏云以其言治言力故知制法成治出其謀力案虞書帝謂咎繇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是咎繇制其刑法國家治理故以咎繇擬之戰功曰多剋敵出奇若韓信陳平司馬法曰上多前虜疏戰功曰多者說文多部云多重也案多訓重而以爲戰功之名猶最訓積而以爲課最之名並取層案無上之義書文侯之命云女多修周書皇門篇云戎兵克愼軍用克多國語晉語云下邑之役董安于多

管子八觀篇云功多爲上祿賞爲下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又
小閒篇云昔者吳干戰未亂不得人軍門國子撻其齒遂入爲
于國多並戰功曰多之證賈疏云此上六者皆對文爲義若散
文則通是以春秋左氏云舍爵策勳彼戰遠而飲至不云舍爵
策多是通也 注云剋敵出奇若韓信陳平者剋卽勳之俗二
人戰功詳史記漢書本傳引司馬法曰上多前虜者今司馬法
無此文蓋在佚篇中說文田部云虜獲也上多謂戰功高者爲
上前虜謂虜獲多者居前賈疏謂以功多爲上居於陳前虜獲
俘囚疑非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銘
之言名也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於烝先王
祭之詔謂告其神以辭也殷庚告其卿大夫曰茲子大享于先

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今漢祭功臣於廟庭疏凡有功者銘

告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者於經例並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此皆旌功報祭之典也云司勳詔之者賈疏云以其司勳知功之有無大小故也詔之謂詔司常書之又以辭使春官告神案依注說則詔爲告春官依賈說則兼詔司常明經詔通含二事足補鄭義左昭四年傳杜洩說叔孫豹受王賜路事季孫爲司徒書名叔孫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彼書勳爲司空而司馬不與者孔疏謂春秋諸侯法不與禮同是也

注云銘之言名也者祭統云銘者自名也釋名釋言語云銘名也記者其功也段玉裁云之言者言銘當爲名之假借也小祝置銘今書作名士喪禮今文銘皆爲名古二字通用周禮惟

臧氏銘字訓爲刻之詒讓案左襄十九年傳云夫銘天子令德
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蔡邕集銘論云周禮司勳凡有大功
者銘之太常所謂言時計功者也案蔡以左傳計功與此銘功
文合故舉以證義非謂此經專據諸侯言也云生則書于王旌
以識其人與其功也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太常爲王旌
見巾車司常大司馬諸職大行人五等諸侯國皆曰建常則凡
旌旗通得稱常故經特著王之大常以示別異士喪禮說銘旌
云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若然此銘功王旌疑亦當書於大
常之旌云某子之旌其功於六功居何等亦得附書矣韓非子
大體篇云故致至安之世雄駿不創壽於旗幟豪傑不著名於
圖書不錄功於盤盂此銘書於太常卽所謂創壽於旗幟也云

死則於烝先王祭之者鄭蓋謂此大烝卽大宗伯六享以烝冬祭先王謂配享孟冬之時祭對大司馬中冬獻禽享烝爲大烝蓋宗廟爲大祀故四時常祭亦謂之大猶四時常田謂之大田也唐郊祀錄引馬融注云烝冬祭也臣有功德者則書其功於司馬爲主祭之鄭卽本馬說羣書治要引此注亦云冬祭曰烝或卽約馬義也依此經之義則時祭有四功臣配享惟有一祭書盤庚僞孔傳以大享爲烝嘗則謂秋祭亦配與此經不合孔疏謂禘祫亦配功臣又謂近代已來惟禘祫功臣配食時祭不及之隋書禮儀志梁何佟之議云祫於秋冬其禮尤大司勳列功臣有六皆祭於大烝知祫尤大乃及之也唐書禮儀志韋挺等議云周禮六功之官皆配大烝而已先儒皆取大烝爲祫祭

高堂隆庾蔚之皆遵鄭學未有將爲時享詒讓案高堂隆庾蔚之何休之等說皆以此大烝爲大祫非時享祭統孔疏亦謂禮功臣得預大祫並與此注義異攷王制有祫禘祫嘗祫烝續漢書祭祀志張純奏云祫以冬十月又唐禮儀志開元二十七年太常議亦云祫以秋冬是祫有在冬之說國語魯語云夏父弗忌爲宗烝將躋僖公韋注云此魯文公三年喪畢祫祭先君於太廟升羣廟之主序昭穆之時也經曰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是也凡祭秋曰嘗冬曰烝此八月而言烝用烝禮也凡四時之祭烝爲備傳曰大事者祫祭也案韋引傳者據公羊文二年傳文魯語下文又云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唯祫爲有昭穆合食之典則國語之烝固當如韋說爲祫此卽高堂

隆等所本劉敞亦據以證此大烝卽大禘其說不爲無徵祭統
說成王賜魯以重祭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孔疏謂大嘗禘祭
在秋大禘禘祭在夏此大烝與大嘗大禘文例亦正同則高堂
隆劉敞之說義自得通但詩魯頌閟宮孔疏引鄭禘禘志說周
禘以夏禘以秋且唯有大禘無時禘王制雖有禘烝而鄭彼注
謂是殷制則鄭謂周禘不在冬可知禘祭在冬自是漢制見續
漢志及後漢書張純傳此與功臣配禘並非鄭義而韋挺云道
鄭學殆未足信矣又魏書禮志載大和十三年高祖詔引鄭解
禘云禘則增及百官配食者審諦而祭之案鄭諸經注及各書
引禘禘志並無此義惟公羊文二年何注云禘所以異於禘者
功臣皆祭也徐疏謂出禮記及春秋說文今無可攷豈魏主誤

以何注爲鄭解乎然鄭謂周禘在夏則此大烝非禘可知凌曙
又據詩商頌長發云實維阿衡王肅謂禘祭宗廟爲禘祭時功
臣皆祭之證案凌說雖可通但長發詩敘云大禘也鄭箋以爲
郊祭天則不謂爲宗廟之禘又月令孟冬令大飲烝鄭注以爲
天子諸侯與羣臣飲酒於大學烝爲升俎不爲冬祭而玉燭寶
典引月令章句謂卽此大烝淮南子時則訓高注亦以冬祭爲
釋皆非鄭義也又案國語魯語說郊禘祖宗之外有報祭左傳
昭八年孔疏引孔晁云每於歲之大烝而祭焉謂之報此謂大
烝又有報祭遠祖之典攷詩周頌豐年敘云秋冬報也鄭箋云
報者謂嘗也烝也孔似隱據彼義未知塙否云詔謂告其神以
辭也者大宰注云詔告也謂敘其功爲辭詔大宗伯大祝告所

祭功臣之神云殷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亨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者書盤庚篇文盤作般者隸釋載漢熹平石經同僞孔傳云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亨烝嘗也賈疏云案彼書注以大享爲烝嘗者此舉冬祭物成者歟而言其嘗時亦祭之也或可周時直於烝時祭功臣殷時烝嘗俱祭禮異故也案此經無秋祭祭功臣之文賈前說非也賈所引書注卽僞傳文故兼舉烝嘗與此注義迕凡賈引諸經注亦不盡主鄭學蓋多沿襲六朝舊疏若川師疏引禹貢注亦注僞傳與鄭義迕異是其證也又孔疏云近代以來功臣配食各配所事之君若所事之君其廟已毀時祭不祭毀廟其君尙不時祭其臣固當止矣案周法當亦如孔說其大祖廟不毀則其功臣亦世世配

食故呂氏春秋慎大覺云祖伊尹世世享商高注云享之盡商世是也云今漢祭功臣於廟庭者王氏漢制攷引漢舊儀云宗廟祭功臣四十人食堂下惟御僕滕公祭於廟門外塾通典吉禮引高堂隆議云祭祀之禮皆依生前尊卑之敘以爲位次功臣配食於先王象生時侍燕燕禮大夫以上皆升堂以下則位於庭使功臣配食於烝祭所以尊崇其德明其勳以勸嗣臣也議者欲從漢氏祭之於庭此爲貶損非寵異之謂也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言有勇而無義死不登堂而配食此卽配食之義位在堂之明審也下爲北面三公朝立之位耳燕則脫屣升堂不在庭也案周大烝功臣配食之位於經無攷高堂隆據燕禮謂當在堂上賈疏謂鄭引漢法欲見古時祭功臣在廟

庭王聘珍云鄭引漢法者蓋謂漢亦祭功臣爾非謂古者祭功臣在庭也賈疏失之案鄭意常如王說惠士奇又據孔叢子論書篇云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謂有位於廟其位在庭又據祭法孔疏引禮問志云春祭蒼帝大皞食焉句芒祭之於庭彼五神配食五帝亦在庭爲證今案孔叢王肅僞撰雖不足據而五神配食在庭比例可通周法或當與漢同也大功司勳藏其貳貳猶副也功書藏於天府又副於此者以其主賞疏注云副貳猶負也小宰注義同云功書藏於天府者左昭十五年傳云有績而載杜注云功書於策司約掌邦國約劑亦有治功之約所謂功書也鄭以此職藏功書之貳其正籍經無所藏之文惟天府云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

治中受而藏之大司寇邦之大盟約亦登于天府此功書卽治中約劑之類明亦當藏天府二官相與爲官聯也云又副於此者以其主賞者以此官掌賞地之法故副藏書功之籍爲賞延於世當案視審校之也掌賞地之政令政令謂役賦疏注云政令謂役賦者賈疏云鄭以政爲征征稅也賞地在六鄉之內亦從溝洫貢子法其民亦從鄉之徭役之法詒讓案下云凡頒賞地參之一食則賞地賦雖入受地之家而亦共國賦左傳楚子重請申呂以爲賞田申公巫臣曰取之是無申呂者旣爲賞田則賦入國者無多故不能成邑非謂全無國賦左傳所言與此經義不相迕也凡賞無常輕重眠功無常者功之大小不可豫疏注云無常者功之大小不可豫者對三等采地及畿外封國皆

祗爵爲地之大小有豫定之法也賈疏云賞地在遠郊之內有疆界未給者空之待有功乃隨功大小給之故云不可豫也凡頒賞地參之一食鄭司農云不以美田爲采邑立謂賞地之稅參分計稅王食其一也二全入於臣疏注鄭司農云不以美田爲采邑者賈疏云先鄭意以參之一食者謂以下地可食三之一似下地再易家得三頃歲種一頃食之故云不以美田爲采邑又以賞田與采邑爲一物後鄭不從者不以美田爲采邑亦無文以言之又案載師職家邑任稍地小都在縣地大都在疆地自三百里已外爲之其賞田在在遠郊之內何得爲一物故鄭不從也詒讓案先鄭以此賞地參之一食與大司馬令賦下地食者參之一同則以食屬受地之人而言其說自校後鄭爲

長但此實地參分受者食其一其不食者二分入於王下云唯
加田無國正明賞地不食者參之二爲有國正非謂授以下地
田百晦萊二百晦也先鄭云不以美田非經義云玄謂賞地之
稅參分計稅王食其一也二全入於臣者賈疏云采地之稅四
之一與小國入天子同今賞田三之一一分入天子與次國三
之一入天子同江永云食字大司徒大司馬及此官皆有之以
大司馬上地食者參之二例之似以其有地而食其所有者爲
順注謂王食其一恐不然案江說是也黃以周說同凡經言食
者皆不謂王食互詳大司徒疏唯加田無國正加田既賞之又
加賜以田所以厚恩也鄭司農云正謂稅也祿田亦有給公家
之賦貢若今時侯國有司農少府錢穀矣獨加賞之田無正耳

疏唯加田無國正者釋文云正本亦作征案正征字通詳小宰疏此言加田則受者全食之與賞地食參之一異也賈疏云言無國正無稅入天子法其民出稅入主則有之但加田未知所在或可與賞田同處以其仕田在近郊加田在遠郊可知也 注云加田既賞之又加賜以田所以厚恩也者說文力部云加語相增加也引申之凡增加並謂之加國語楚語韋注云加增也加田謂賞田之外增加而賜之田月令季秋收祿秩之不當注云恩所增加是也賈疏云以其文承賞田之下卽云加田故知賞田之外所加賜之田可知惠士奇云戰國策魏策魏公叔痤爲將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說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痤讓功於吳起巴寧孳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田二十萬寧襄各

十萬王曰公叔長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此司勳所謂加田案惠說是也國語晉語云官宰食加韋注云官宰家臣也加大夫之加田彼謂家臣所食於加田取之與此加田異也鄭司農云正謂稅也者司書注義同亦讀正爲征也司門注云正讀爲征征稅也此不云讀爲征者文略云祿田亦有給公家之賦貢若今時候國有司農少府錢穀矣者賈疏云漢法穀入司農錢入少府故舉以爲況案賈說非也漢制經用錢穀並入司農續漢書職官志大司農卿中二千石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少府卿中二千石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漢書百官公卿表顏注云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以養天子也是漢制司農掌經用少府掌天子私用非以錢穀分

入二官也漢侯國所食租稅蓋以戶爲限有餘錢穀則亦入官輸於大司農少府故鄭舉以爲況云獨加賞之田無正耳者對祿田等有征也賈疏云祿田卽采地之稅及賞田之等是也加田是加恩厚又不稅入天子凡大夫士賜地有四種大夫已上有采家邑任稍地之等是也又有賞田及加田載師又有仕田及王制圭田圭田卽仕田是有四種禮記王制云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少牢特牲是大夫有田者是知士亦有田之法也案載師士田非圭田亦非大夫以上所受賈治載師後鄭注之誤詳彼疏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駕馬皆有物賈此三馬買以給官府之使無種也鄭司農云皆有物賈皆有

物色及賈直疏掌質馬者敍官注云質平也主買馬平其大小之賈直案此官主公家買馬之事與質人掌成市之牛馬爲民開買馬職異而事略同少儀云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馬資卽買馬之資財也注云此三馬買以給官府之使無種也者於十二閑王馬之外別爲官買馬以共用與校人諸官爲官聯職掌亦互相備也無種謂非王馬所生臨用時向民間買之故與校人六物不同周書羅匡篇有三牧蓋亦謂此賈疏云馬有六種此三者無種買以給官府餘三者仍有種馬齊馬道馬其種馬上善似母者其齊馬道馬雖非上善似母者亦容國家所蕃育不買之也鄭司農云皆有物賈皆有物色及賈直者雞人注云物毛色也謂三物之中復各

辨其毛色若騶黃翰驥之類又差定其賈直之貴賤也綱惡馬
鄭司農云綱讀爲亢亢其讎之亢書亦或爲亢亢御也禁也禁
去惡馬不畜也立謂之以縻索維綱狎習之疏綱惡馬者以下
養治頒授之事並通王閑所畜及此官所買民馬言之亦與校
人相贊也 注鄭司農云綱讀爲以亢其讎之亢者此易其字
也以亢其讎左傳二十八年傳晉子犯語杜注云亢猶當也與
先鄭訓略同云書亦或爲亢者徐養原云綱亢同音古或借亢
爲綱云亢御也禁也者釋文云御本亦作禦小爾雅廣言云抗
禦也司寇氏注云禦亦禁也謂遏止之亢抗御禦字並通亢御
卽禁制之義云禁去惡馬不畜也者爲惡馬敗羣則禁御去之
不畜於廐莊子徐無鬼篇牧馬童子告黃帝曰牧馬者去其害

馬者卽此意云立謂綱以縻索維駕狎習之者不從先鄭破字也說文糸部云綱維絃繩也又云縻牛轡也廣雅釋詁云縻索也左傳僖四年孔疏云綱是維之大繩後鄭意惡馬不必去但以大索維婁制其悍劣之性久則串習而馴擾也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買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鄭司農云更謂償也立謂旬之內死者償以齒毛與買受之日淺養之惡也旬之外死入馬耳償以毛色不以齒買任之過其任也其外否者旬之外踰二十日而死不任用非用者罪疏凡受馬於有司者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謂給百官府之役載及六軍之戎馬有司卽謂馬質也坊記孔疏引此文謂鄉遂出軍之馬亦國家所給其說甚是蓋鄉遂

家賦一人出兵而不出車馬與都鄙丘甸出車馬異其馬蓋由
官買以給鄉遂之家使於牧田共養之詩小雅出車云我出我
車于彼牧矣毛傳云出車就馬於牧地明戰車之馬非十二閑
所畜也其頒養之法以乘法計之蓋二閭二十五家而給戎馬
四匹一族百家則給戎馬十六匹一黨五百家則給戎馬八十
匹一州二千五百家則給戎馬四百匹一鄉一萬二千五百家
則給戎馬二千匹六鄉凡戎車三千乘戎馬一萬二千匹其大
數也校人王馬戎馬唯有四百三十二匹不以給軍則六軍之
馬皆馬質所給可知矣又案管子山國數篇云梁渭陽瑣之牛
馬滿衍請馭之願齒量其高壯曰國爲師旅戰車馭就斂子之牛
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擴而庚子牛馬此侯國出軍官量買牛

馬之證也 注鄭司農云更謂償也者司弓矢注義同廣雅釋言云更償也更卽更之正字穀梁襄三十年傳云更宋之所喪財也與此義同云玄謂旬之內死者償以齒毛與賈受之日淺養之惡也者謂責其依所書齒毛賈直買馬以償官以其受之日淺而輒死或是養惡致然故所償重也云旬之外死入馬耳償以毛色不以齒賈任之過其任也者此亦以毛色釋物也此謂雖亦責償但依所書毛色買以償官不更責其齒與賈直之相當以其受之日稍久因乘載過任致死不關養惡故所償稍輕也江永云如謂但償馬之毛色則太輕或買他馬以償不以齒賈則又何必其同色此泥物字之義也以其物更者以馬之皮骨肉所值之物償償不責其全償也案江說似較鄭爲長若

然入馬耳者蓋欲案驗死馬與所書毛色合否非責其依毛色以償也巫馬云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入其布于校人是官馬死亦粥其皮骨等故受官馬者亦責其入皮骨等物之直蓋卽以布償也云其外否者旬之外踰二十日而死不任用非用者罪者此則不償馬亦不償布也賈疏云以其行使二十日以外馬力既竭雖齊其任養之善容得致死故不償鄭見有三等之法下復云以任齊其行以意量之以爲此解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識其所載輕重及道里齊其勞逸乃復用之疏則以任齊其行者江永云謂以他重物載於車而調習之猶左傳云駕而乘材也此謂將遠行之馬亦謂受馬於有司者故因上文及之其軍事物馬而頒自有校人掌之注云識其所載輕重及道里

齊其勞逸乃復用之者賈疏云以其經云馬及行明投行者所載輕重及道里須齊勞逸乃復用之不得并其勞逸也若有馬訟則聽之訟謂賣買之言相負疏注云訟謂賣買之言相負者賈疏云以馬質主買馬故知之也詒讓案大司徒注云爭財門訟鄭意蓋以馬賣買相負而訟亦爭財之事故云馬訟此官既習辨馬之物色又知馬之賈直故使聽之此亦通公私賣買之訟言之民間半馬之賣價雖質人所掌而質人通掌市事不專主馬凡馬訟皆此官專聽其附於刑者則歸於士也禁原蠶者原再也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爲傷馬與疏注云原再也者爾雅釋詁文淮南子泰族訓云原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

王法禁之者爲其殘柔也許注亦云原再也案此卽今之二蠶
齊民要術有夏秋蠶亦是也云天文辰爲馬者說文品部云農
房星爲民田時者又辰部云辰房星天時也國語周語云辰馬
農祥也韋注云辰馬謂房心星也心之所在大辰之次爲天駟
駟馬也故曰辰馬爾雅釋天云天駟房也郭注云房爲天馬故
房四星謂之天駟史記天官書索隱引詩汜麻樞云房爲天馬
主車駕案辰卽房星爲馬祖詳校人疏引蠶書蠶爲龍精者齊
書漢書藝文志不著錄今無可攷云月直大火則浴其種者爾
雅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案大火卽房心尾於
辰屬卯詳保章氏疏仲春卯月正直其次因以浴蠶種與辰馬
相應也賈疏云月直大火謂二月則浴其種則內宰云仲春詔

后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是也若然祭義云大昕之朝奉種
浴於川注云大昕季春朔日之朝是建辰之月又浴之者蓋蠶
將生重浴之故彼下文卽云桑於公桑之事是也案賈謂蠶種
有中春季春兩浴說本熊安生詳內宰疏云是蠶與馬同氣者
賈疏云以其俱取大火是同氣也惠士奇云海外北經有歐絲
之野在大踵東一女子跪據樹歐絲卽荀子賦篇蠶賦所謂身
女好而頭馬首者是爲蠶神與馬同形故與馬同氣云物莫能
兩大者左莊二十二年傳文云禁再蠶者爲傷馬與者以二者
同氣兩大必有一傷故禁再蠶以蕃馬也淮南王書以禁原蠶
爲殘桑義亦通而與此官職掌無會非此經義也

量人掌建國之灋以分國爲九州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

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建立也立國有舊法式若匠人職云分國定天下之國分也后君也言君容王與諸侯疏掌建國之者兼匠人建國營國之事亦量人之官法也賈疏云以其建國當先知遠近廣長之數故也云以分國爲九州者職方氏云辨九州之國此官掌量其疆域與彼爲官聯也賈疏云謂分諸侯之國爲九州州各有疆界故詩云帝命式于九圍是州各有圍限也云營國城郭者匠人注云營謂丈尺其大小周書作維篇云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立城方千六百二十丈郭方二十七里是也詳大宰疏賈疏云卽匠人云營國方九里之類也云量市朝造巷門渠者賈疏云謂若匠人云市朝一夫經塗九軌巷及門渠亦有尺數謂若門容二轍三个之等詒讓案說文

邵云鄉里中道也重文替篆文從邑省經典通省作巷渠鄭賈
並無釋掌固云樹渠賈彼疏謂渠上有樹則是溝渠矣王引之
謂掌固渠當與據同卽籬落也其說較賈爲長此渠亦當爲據
凡城郭官府皆有門以通出入亦皆有渠以資遮迺此官並量
而爲之故經以門渠同舉矣渠詳掌固疏又案大射儀云司馬
命量人量候道與所設之以狸步注云量人司馬之屬掌量道
巷塗數者是凡量步之事並此官掌之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
制邑度地以居民大戴禮記千乘篇云量地度居有城郭立朝
市地以度邑邑以度民卽此量人之事云造都邑亦如之者與
封人縣師爲官聯也賈疏云謂造三等采邑亦有城郭宮室市
朝之等故云如之但與之制度大小未必身往耳論讓案造都

邑當通采邑公邑言之周書作雒篇云千里分以百縣縣有四郡郡有四鄙大縣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此卽王國及都邑城郭之里數也王城方千六百二十丈卽方九里以此推之則大縣城方三里小縣城方一里也左隱元年傳云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孔疏云以王城方九里依此數計之則王城長五百四十雉其大都方三里長一百八十雉中都方一里又二百四十步長一百六十八雉也小都方一里長六十雉也案孔所推大小都城里數與作雒大小縣亦正同但左傳大中小三等都似與此經大都小都家邑三等采地正相當而作雒所謂大縣地方一同則當小司徒造都鄙之四都小縣疑卽鄙則當小司徒之一縣又

不及中縣與此經及左傳文制皆不甚相合耳 注云建立也

者天官敘官注同云立國有舊法式若匠人職云者賈疏云按匠人有營國言九里夏后氏世室及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之等云分國定天下之國分也者謂分諸侯之國國各有所屬之州若穀梁桓五年傳說鄭屬冀州莊十四年傳說楚屬荊州等各於當州定其分域也云后君也者爾雅釋詁文賈疏云謂若典命注公之宮方九百步天子千二百步之類也知非王后之宮者以其不得先言后故以后爲君也王昭禹鄭鍔姜兆錫並以后宮爲卽王后之六宮曾釗亦云經先言后宮者以與國城郭俱言營故類及之而與下所云量者自分二科不可以爲先王朝也且明言后又安得以爲王乎雖經典亦多訓示

爲君然周官初無是例案王鄭諸說是也云言君容王與諸侯者賈疏云以其言分國是諸侯若云王卽不容諸侯故變王云后欲容王與諸侯兩含故也案此亦鄭誤說賈曲爲申證失之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軍壁曰壘鄭司農云量其市朝州涂還市朝而爲道也立謂州一州之眾二千五百人爲師每師一處市也朝也州也皆有道以相之軍社社主在軍者里居也疏營軍之壘舍者軍所止之處則外周市爲壁壘又於壘中爲館舍尉繚子戰威篇云軍壘成而後舍是也惠士奇云通典引司馬法日中壘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四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大將居之其數則量人之所量也云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者

釋文云涂本又作塗阮元云塗俗字呂飛鵬云量人營軍壘倣
匠人營國之制而爲之國中面朝後市故此亦有市朝國中有
九經九緯之涂故此亦有州涂國中左祖右社故此亦有軍社
案呂說是也市卽謂軍市商子壘令篇云令軍市無有女子戰
國策齊策云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是也凡此並謂大師
此官從而掌其營量之事周書大明武篇說戎事云城郭溝渠
高厚是量卽量人所掌也 注云軍壁曰壘者說文土部云壘
軍壁也左文十二年傳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孔疏云壘壁也軍
營所處築土自衛謂之爲壘鄭司農云量其市朝州涂還市朝
而爲道也者惠士奇云還與環通包慎言云先鄭意州與周義
同故云還市朝而爲道也說文水中可居曰州周繞其旁是州

字本取周繞爲義此可證成先鄭說劉昌宗讀還戶串反亦取
還繞之義後鄭別釋州字取一州二千五百人爲說破先鄭釋
州爲周之說也賈疏謂先鄭不釋州義似未核案惠包說是也
先鄭意此州涂與匠人環涂地異而義略同墨子備城門篇云
城下州道內百步一積藉彼州亦讀爲周州道猶州涂也云云
謂州一州之眾二千五百人爲師每師一處市也朝也州也皆
有道以相之者後鄭謂此州取大司徒五黨之州爲義破先鄭
說也賈疏云後鄭以一州則一師每一師各自一處各立市朝
州卽師也師皆有道以相湊之若然未必環繞爲路也呂飛鵬
云案疏云師皆有道以相湊之疑注中相下奪湊字案呂說近
是但後鄭以一州出一師一師爲一道說殊迂曲似不若先鄭

周禮正義 卷五十七

五百四十七

說之尤也云軍社社主在軍者者許小宗伯疏云里居也者載師

注同賈疏云所居皆有步數故職在量人邦國之地與天下之

涂數皆書而藏之書地謂方圓山川之廣狹書涂謂支湊之遠

近疏注云書地謂方圓山川之廣狹者地有形勢方圓又有山

川廣狹步里之數皆書於圖也云書涂謂支湊之遠近者支與

枝同謂涂徑歧別湊者說文水部云湊水上人所會也廣雅釋

詁云湊聚也謂如王畿郊野都鄙侯國諸經涂緯涂環涂野涂

以及野田五涂之等凡彼此湊會之道亦各書其步里遠近於

圖也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鄭司農云從獻者肉

醢從酒也玄謂燔從於獻酒之肉炙也數多少也量長短也疏

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者說文刀部云制裁也賈

疏云凡者以其天地宗廟饗食事廣故云凡以該之饗賓謂若
大行人上公三饗九獻之等饗賓獻有脯從若燕禮獻賓爲脯
醢是也祭禮獻以燔從故摠言之也 注鄭司農云從獻者肉
穀從酒也者詩大雅賓之初筵鄭箋云凡非穀而食之曰醢肉
穀通含脯燔言之與小子羊醢義別先鄭說與後鄭同賈疏謂
後鄭不從先鄭義非從酒者從獻酒而薦設之詩小雅楚茨云
祭以清酒從以騂牲孔疏云言從獻者既獻酒卽以此燔肉從
之而置之在俎也云玄謂燔從於獻酒之內炙也者補先鄭義
也說文火部云燔爇也又炙部云燔宗廟火孰肉案燔正字燔
段借字鬱人注引此經燔作燔左傳僖公釋文云腊周禮又作
腊字今檢大宗伯臘燔字作腊此臘作燔皆不爲腊字疑舊本

此職經實作燂故左傳釋文有周禮作燂之語然本職釋文又不出燂字所未詳也賈疏云案特牲少牢云主人獻尸以肝從主婦獻尸以燂從故後鄭據此以爲從獻以燂詩云載燂載烈毛云傳火曰燂貫之加於火曰烈燂雖不貫亦是炙肉故鄭云炙肉也詒讓案禮運云醴醢以獻薦其燂炙此卽從獻之燂也彼注云燂加於火上炙貫之火上是炙卽毛詩生民傳所云貫之加於火曰烈與燂本小異故詩楚茨或燂或炙鄭箋云燂燂肉也多肝炙也皆從獻之烈也又行葦箋云燂用肉炙用肝並以燂炙別訓楚茨孔疏云燂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燂也案孔述鄭義尤明析近火亦與詩生民傳傳火之義正合然散文則燂炙二者同爲

火孰肉物義得互通故少儀注云燔炙也攷祭禮從獻有炙肉
又有多肝特牲饋食禮主人醕尸賓長以肝從注云肝肝炙也
又主婦亞獻尸兄弟長以燔從注云燔炙肉也此疏述注肉炙
作炙肉惠棟校本從之竊謂此注云肉炙與特牲注訓燔爲炙
肉不同禮運孔疏據特牲推諸侯禮謂君薦用炙夫人薦用燔
則此王禮王與后文獻當亦炙燔兩有此經止舉燔以該肝炙
注則兼炙肉及肝炙爲釋故到文見義言肉以見燔爲三牲之
肉言炙以見兼有肝與楚茨行葦箋以炙專屬肝炙意正同賈
述注作炙肉雖與特牲注合然實非元文也惠士奇云獻必有
從謂之從獻祭祀之從獻有肝燔饗賓之從獻有脯醢天子諸
侯之祭禮亡以特牲饋食言之主人獻尸以肝從獻祫亦以肝

從主婦亞獻尸以燔從亞獻祝亦以燔從賓三獻燔從如初主婦致爵于主人肝從燔從如初主人致爵于主婦從獻皆如初尸酢賓長賓長獻祝及致爵于主人主婦燔從亦如初而無肝從則禮殺於初矣獻賓及取賓獻長兄弟眾兄弟及內兄弟雖無肝燔兩從而有薦俎薦俎亦謂之從無從者加齊加肅非獻也故無從則凡獻皆有從也蓋從獻肝爲貴燔次之上大夫賓尸惟羞羊燔與豕燔而已無肝也賓尸禮殺於正祭故無肝從則從獻尤以肝爲貴也賓賓從獻則天子之饗禮亡今存者諸侯之燕禮饗終乃燕燕之初立而行禮則饗存焉饗禮獻有從旅無從然當其獻卿也設席乃薦之及其獻大夫也則既獻乃布席薦之既燕而獻士畢乃薦士亦各就其位薦之故皆曰從

獻案惠說其要祭禮從獻以肝燔土虞特牲少牢有司徹四簋
具有明文飲食禮從獻以脯醢則禮經謂之薦其爲從酒則一
故此經通云從獻脯臠矣云數多少也量長短也者敍官注云
量猶度也故長短亦謂之量賈疏云按儀禮脯十脔各長尺二
寸是多少長短臠之數量未聞惠士奇云鄉射記所謂脯五臠
臠長尺二寸似非定數必有等差曲禮臠曰尹祭士虞記折俎
二尹縮祭半尹鄉射記祭半臠橫于上半臠猶半尹掌喪祭奠
竊之俎實竊亦有俎實謂所包遺奠士喪禮下篇曰藏苞簠於
旁疏掌喪祭奠竊之俎實者賈疏云諸於喪祭多據虞祭而言
此喪祭文連奠竊竊是壙內故鄭以喪祭爲大遺奠解之是以
大司馬喪祭亦爲遺奠也案賈說是也喪祭詳大司馬疏竊詳

小宗伯疏

注云竈亦有俎實謂所包遺奠者既夕禮徹大遣

奠後卽云苞牲取下體鄭彼注云苞者象既饗而歸賓俎者也
取下體者胫骨象行又俎實之終始也是包遺奠卽俎實也包
與苞同又禘記云既遣而包其餘字亦作包賈疏云按家人云
請度甫竈竈穿墻之名此言奠竈則奠入於墻是以云所包遣
奠也案遺奠詳小祝大史疏引士喪禮下篇曰藏苞筭於旁者
卽既夕篇文苞則謂苞大遣奠之俎實也彼注云苞所以裹羊
豕之內筭畜種類也既夕記又云葦苞菅筭則苞筭以葦菅爲
之賈疏云苞謂包牲取下體葦包二者也藏筭者卽既夕禮云
筭三黍稷麥並藏之於棺旁引之者證喪祭奠入墻之事也凡
宰祭與鬱人受學歷而皆飲之言宰祭者冢宰佐王祭亦容攝

祭鄭司農云學讀如嫁娶之嫁學器名明堂位曰爵夏后氏以
琖殷以斚周以爵立謂學讀如椬尸之椬宰豕宰疏凡宰祭者
賈疏云豕宰攝祭非一故云凡也云與鬱人受學歷而皆飲之
者此與鬱人爲官聯也陸佃鄭鏐並以學歷爲舉學之餘歷李
鍾倫姜兆錫孫希旦蔣載康莊有可林喬蔭黃以周說並同俞
樾云楚辭大招篇曰吳醴白葉和楚歷只王逸注曰歷清酒也
廣雅釋器亦曰瀝酒也受學瀝而皆飲之者謂量人與鬱人受
卒爵之酒而皆飲之也因段歷爲瀝遂失其義耳案陸鄭俞諸
說是也說文水部云瀝漉也歷同聲段借字又說文酉部云醕
醕也段玉裁謂卽此歷字亦通列女傳辯通篇云禱祠九江三
淮之神供具備禮御釐受福不勝巫祝杯酌餘瀝是祭畢飲瀝

亦御釐受福之意也賈疏謂鬱人與量人歷皆飲之誤 注云

言宰祭者豕宰佐王祭亦容攝祭者賈疏云義得兩合按大宗伯云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注云王有故代行其祭事重掌者此據宗伯亦有故則豕宰攝之詒讓案此官受學歷卽文王世子上嗣受爵之餘天子禮當太子舉奠學也竊疑王或未有太子或太子幼未能行禮則以大宰攝舉學故經云宰祭蓋欲通該常變鬱人職不言宰祭則自據常禮此經與彼互相備也李鍾倫云言宰祭者豕宰贊王爵鬱人鬱人所言受者皆謂受之於豕宰也案李說亦通鄭司農云學讀如嫁娶之嫁者段玉裁云先鄭如字而擬其音故云讀如嫁詒讓案司尊彝學舞先鄭注云學讀爲稼稼舞畫禾稼也彼破學爲稼此不破字而讀如

嫁者先鄭意從𦍇爲尊此𦍇爲爵二器不同故說亦異也云
𦍇器名者明堂位注云𦍇畫禾稼也毛詩大雅行葦洗爵奠𦍇
傳云𦍇爵也左昭七年傳賂以瑤璽玉楨𦍇耳杜注云𦍇耳玉
爵說文斗部云𦍇玉爵从斗𦍇象形與爵同意或說𦍇六升案
𦍇爵有兩耳蓋與爵有兩柱略同受六升者卽灌尊則無耳與
此𦍇爵異詳司尊彝疏引明堂位曰爵夏后氏以琖殷以𦍇周
以爵者證此𦍇爲爵與灌尊𦍇彝異也釋文云琖劉本作漣案
禮記作琖不作漣禮運作醴𦍇琖酸漣音並相近又案先鄭讀
𦍇如字蓋隱據郊特牲舉𦍇角之文以與鬱人受舉𦍇之文正
相應也王安石陸佃王昭禹亦並據彼經爲釋今攷郊特牲云
舉𦍇角詔妥尸後鄭彼注云尸始入舉奠𦍇若奠角將祭之祝

則詔主人拜妥尸使之坐天子奠罍諸侯奠角孔疏云罍角爵名也天子曰罍諸侯曰角若依此則饋食薦孰之時尸未入祝先奠爵于鉶南尸入卽席而舉之如特牲禮陰厭後尸入舉奠焉也但云舉罍角恐非周禮耳崔云是周也禮運疏又引崔氏據郊特牲說大禘云至薦孰之時陳於堂故禮器云設饌於堂及後延主入室徙堂上之饌於室內坐前祝以罍酌奠於饌南既奠之後乃迎尸入室舉此奠罍主人拜以妥尸詩小雅賓之初筵孔疏說同案禮記疏兩引崔說並謂周天子祭禮有舉罍先鄭意當與崔同黃以周申先鄭說云朝踐堂事畢尸乃入室於是有舉罍詔妥之事尸所舉之罍蓋直祭之祝酌奠也豈人所受之罍卽詔妥之罍故曰舉罍量人制從獻之脯醢卽特

牲饋食禮所謂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長以脰從其事在醕尸之後則其與鬱人受飲自當在尸將出之時故曰卒齋曰畢歷尸初入室舉畢祭之啐之禮畢將出齋行於下是卒齋矣受而飲其餘瀝所以重神惠也案黃說近是蓋尸舉畢雖在饋食之前尸初入室時而卒齋則自指醕尸畢獻之後先鄭不破字義自通也互詳鬱人疏又案依先鄭讀則王獻之王齋亦可稱畢蓋畢之與齋雖有殷周之異而散文得通故郊特牲舉畢角崔靈恩亦以爲周禮賈疏以周獻用玉齋無用畢非也玉齋亦稱畢詳大宰疏云玄謂畢讀如嘏尸之嘏者此破先鄭讀謂受飲畢歷當在七獻之後王受嘏卒齋時也鬱人注云畢受福之嘏聲之誤也段玉裁改讀如爲讀爲云後鄭易字

周禮正義

禮五十七

三六楚學附本

五百三十六

而說其義故云讀爲嘏也今本作讀如嘏誤鬱人注云聲之誤說不同而改字同嘏尸當作尸嘏主人四字阮元云鬱人注云王肅尸尸嘏王此其卒齋也此注嘏尸亦當作尸嘏案讀如當從段校作讀爲此與鬱人注皆破字不徒擬其音也嘏尸當從阮校乙作尸嘏文誤到也釋文以之嘏發音而不出嘏尸疑陸本亦作尸嘏校者見其與今本不合遂改尸爲之以牽就之耳嘏嘏聲類同詳鬱人疏云宰豕宰者此三字當在立謂上蓋亦先鄭說也與後鄭義同故并引之今本移著此則爲後鄭說案上既云言宰祭者豕宰佐王祭而又出此注於義爲贅其誤明矣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鄭司農云羞進也羊肆醢薦全

烝也羊穀體解節折也肉豆者切肉也立謂肆讀爲鬻羊鬻者
所謂豚解也音掌祭祀羞羊肆羊穀肉豆者羊肆羊穀俎實也
肉豆豆實也謂四時正祭祀此官專掌進羊牲之肆穀等與羊
人爲官聯別於下文刲珥等小事則通用六牲不專用羊也

注鄭司農云羞進也者膳夫先鄭注同云羊肆體薦全烝也者
謂體薦全烝二者皆謂之肆也大司徒先鄭注云肆陳骨體也
左宣十六年傳云王享有體薦杜注云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
孔疏云薦其半體亦謂之房烝國語周語亦云禘郊之事則有
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韋注云全烝全其牲體而升之房大
俎也謂半解其體升之房也綜校二文是左傳之體薦當周語
之房烝故詩魯頌閟宮籩豆大房毛傳云大房半體之俎也然

則體薦者半解而胖升全烝者全升而不解二者不同先鄭蓋謂二者並是陳骨體故通得肆名矣賈疏云既不爲豚解則先鄭讀爲肆陳之肆又爲賜音也先鄭爲體薦全烝後鄭不從者以此經祭用羊是用大牢爲宗廟之祭非祭天按外傳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是以知宗廟之祭不得全烝也是故禮運云腥其俎孰其醑注云腥其俎豚解而腥之孰其醑體解而燭之又云退而合亨體其大豕牛羊是祭宗廟不得有全烝也案賈說是也以國語注義攷之則體薦是肆而全烝不解不可以言肆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大宗伯大享亦以肆獻裸爲首而廟享不得有全烝則先鄭釋肆兼及全烝非也云羊醑體解節折也者說文肉部云肴

啖也。𩚑卽肴之借字。曲禮後鄭注云：𩚑，骨髓也。孔疏云：熟肉帶骨而𩚑曰𩚑。左宣十六年傳：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𩚑烝。武子私問其故，王曰：宴有折俎。杜注云：烝，升也。升𩚑於俎，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周語亦說其事云：親戚宴饗，則有𩚑烝。又云：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韋注云：𩚑烝升體解節折之俎也。謂之折俎，先鄭蓋卽本國語𩚑烝爲釋。其說亦當與韋杜同。後鄭釋禮運之孰其𩚑，亦以體解爲說，蓋同先鄭義。故此亦不破也。黃以周云：祭天用全牲，故曰全烝房烝者，半解其體，分爲左右，胖豚解鬯其肩髀爲四兩，脊一脊分爲七體。體解節折，故以亦名折俎。則九體十一體二十一體是也。案黃說是也。今以禮經春秋內外傳及韋杜賈誼說參互攷

周禮正義

禮五十七

天

楚學社本

五百四十九

之胥解之法蓋有五而實止四等一曰全烝全而薦之則不解者也凡禘郊用饗又薦血故有全烝若成牲及薦腥孰則未有不解者不解故謂之全若豚解以上皆不得謂之全矣二曰房烝謂之體薦中分左右二體而升其肸於俎也凡禮經唯豚有合升法其成牲解肆則皆肸升吉禮升右肸凶禮升左肸皆仍解其體薦之而房烝則肸升而不解餘體故毛詩傳謂之半體周語韋注謂之半解皆謂左右半分不再解肆而詩閔宮孔疏謂土昏禮豚合升卽房烝不知彼自是豚解七體合升者謂不肸升耳非止解爲二體與房烝實迥異也三曰豚解解前後肱股四脊一脊二爲七體也凡牲之腥者必先半解後豚解故祭祀薦腥者卽以豚解胥之俎亦或卽以半解之腥體爲胥故閔

宮說魯祭禮有房烝與王饗禮同賈公食大夫禮疏遂誤謂體薦卽豚解實則豚解與房烝雖同屬薦腥之節隆殺相等而解法則異也四曰體解節折謂之折俎亦謂之殺烝於七體中復解前後左右肱股脊左右脅各爲三體則解爲二十一體也凡牲之爛孰者必體解土冠醯醢解之肴升折俎卽殺烝折俎也周語以體解節折連言鄭釋鄉飲鄉射禮之折俎亦云枝解節折枝解猶體解也賈士冠禮疏謂節折卽體解然則節折與禮經之骨折不同也五曰骨折謂於二十一體之中更折之爲多骨若特牲饋食記正脊二骨脰脊二骨長脅二骨及少儀牛左肩臂臠折九箇之類則解之不成體者也通而言之骨折亦得稱殺烝特牲記主婦佐食俎皆云殺折又云長兄弟及宗人折此

所謂骨折也又云眾賓及眾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殺脅彼注云此所折骨直破折餘髓可殺者升之凡骨有肉曰殺依彼經注則殺烝又骨折之尤畧者其爲不成體則一也然則殺烝者上關二十一體下關不成體之通名先鄭以體解節折釋此羊殺蓋專據周語其說自當也云肉豆者切肉也者謂若腳臙臙炙截臙之屬切肉之盛於豆者與骨體盛於俎別故謂之肉豆曲禮云左殺右截注云殺骨體也截切肉也殺在俎截在豆又云膾炙皆在豆江永云肉豆庶羞也特牲少牢尸食畢之時佐食羞庶羞四豆於左尸食之又云庶羞小子設之案江說是也凡祭祀有內羞有庶羞內羞穀物天官世婦薦之庶羞肉物此官薦之有司徹說下大夫不賓尸之禮宰夫羞內

羞司士羞庶羞宰夫與世婦同天官之屬司士與小子同夏官之屬足相比例也詩小雅楚茨孔疏謂內羞庶羞並世婦薦攷之未審云玄謂肆讀爲鬣者段玉裁云先鄭如字後鄭易字士喪禮云特豚四鬣去蹄今文鬣作剔然則古文作鬣爲假借字說文無剔字亦從古文也玉裁謂鬣當作鬣從刀鬣聲古肆與四音同在脂微齊皆灰部鬣鬣同在支佳部鄭君以四鬣釋羊肆可不改字也案段說甚析說文髟部云鬣髮也鬣鬣也肆解字當從鬣但經典多借鬣爲鬣故後鄭卽據以發讀耳云羊鬣者所謂豚解也者賈疏云士虞禮記云主人不視豚解豚解之法則士喪禮特豚四鬣去蹄謂四段解之殊肩髀如解豚故名豚解若然大夫士祭自饋孰始故正祭卽體解爲二十一體喪

事略則有豚解其天子諸侯之祭有腥有羶有孰故初朝踐有豚解而腥之饋獻則有體解而燂之醢尸乃有孰與大夫士不同也詒讓案士冠士昏士喪皆用特豚豚則四髣爲正法其成牲則初殺時亦四髣解之謂之豚解既夕禮注云豚解解前後脰脊脅而已熟乃體解升於鼎也是豚解雖四段解之實則有七體也又依大宗伯注義則體解亦謂之肆此經羊豕與羊肆別文豢既爲體解則肆內不得兩兼故鄭專舉豚解爲釋也互詳大司徒疏又案薦饔當九獻何節經注並無文賈謂當饋獻時則不瑯詳司尊彝疏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故書祀作禋鄭司農云禋讀爲祀書亦或爲祀珥社稷以牲頭祭也立謂珥讀爲禋

祈或爲刳刳珥者釁禮之事也用毛牲曰刳羽牲曰珥刳社稷五祀謂始成其宮兆時也春官肆師職祈或作畿秋官士師職曰凡刳珥則奉犬牲此刳珥正字與疏而掌珥于社稷者以下並敘官注所謂主祭祀之小事故祿用它牲不定用羊也云祈于五祀者卽大宗伯地祇之五祀謂五行之神兆也詳彼疏注云故書祀作禋鄭司農云禋讀爲祀書亦或爲祀者大宗伯五祀注義同祀正字禋或字故先鄭從祀云珥社稷以牲頭祭也者先鄭蓋以此珥字與山虞致禽而珥之珥義略同割取牲頭以祭猶彼割取左耳也又公羊僖二十一年徐疏引李巡爾雅注云祭風以牲頭犧及皮破之以祭故曰磔然則以牲頭或磔禋之一法與後鄭以祭社稷無用牲頭法故不從賈疏謂

漢時祈禱有牲頭祭亦無據云立謂珥讀爲鯢者後鄭據禘記正其字也肆師注義同云祈或爲釗者謂經本祈或有作釗者與士師同乃其正字也云釗鯢者釗禮之事也者破先鄭義肆師注義同云用毛牲曰釗羽牲曰鯢者士師注義同肆師祈珥鄭讀爲禘鯢引禘記釗廟用羊謂禘爲羊血與此云用毛牲曰釗字異而義亦同惠士奇云禘記釗廟用羊及雞封于屋中鯢于屋下康成謂鯢封割牲以釁先減耳旁毛薦之耳主聽告神欲其聽之祭義毛牛尚耳鸞刀以封此所謂耳旁毛取以告神與血並薦是爲鯢康成見禘記用雞遂云羽牲曰珥非也穀梁叩其鼻以鯢社豈羽牲乎鯢一作珥山海經東山經曰祠毛用一犬祈珥用魚中山經曰釗一牝羊獻血注云以血祭也釗猶

剗也又曰剗毛用一雄雞一牝豚剗注云剗亦剗刺之名然則雞豚皆曰剗康成謂毛牲曰剗亦非也黃以周云剗字从刀義取割牲說文訓斷廣雅訓刺山海經郭注訓剗皆其證鯢字从血義取涂鬻穀梁叩鼻頤社范注云頤鬻也取鼻血以鬻社器山海經字又作聃郭注云聃以血涂祭皆其證剗鯢者割牲血以涂乃鬻禮之別名也經傳或言剗或言鯢或言剗鯢單文連文義得兩通禘記于羊言剗于雞言鯢小子職于社稷言珥于五祀言所皆屬互文非對文案惠黃說是也鄭云毛牲者謂犬羊豕豚之屬羽牲者謂雞也然大宗伯祭地而社稷與五祀同用血祭而社稷先于五祀何以五祀用毛牲社稷反用羽牲乎羊人祫珥共羊牲犬人幾珥用騂士師剗珥奉犬牲彼皆用毛

牲而兼云珣明珣不專屬羽牲也山海經之珣用魚則又毛羽兩無足徵其非達詁矣依鄭襍記注義則鴈爲先薦耳翦毛而後判割牲以鬻蓋因鴈於文從耳而祭義又有毛牛尙耳之文故其說如是然此注及肆師士師司約犬人諸注咸無是義至分別屬毛牲鴈屬羽牲則與薦毛之義尤遠若然襍記注義鄭釋此經已不依用不必援彼補此強相傳合也竊謂祭義所云乃大祭祀薦血毛之禮鬻禮至輕恐未必有是法而鴈字因聲求詁似當與男巫招珣字相近亦未必取耳毛爲義則襍記注說殆未足馮也互詳肆師疏又案廣韻七志引周禮注云割牲耳血及毛祭以爲刳鴈此正與襍記注義略同此經杜及二鄭注並無且是義或據馬于諸家說與又管子形勢篇云山高而不

崩則祈羊至矣宋本尹注云耳羊以祭故曰祈羊彼注益亦讀祈羊爲山海經刳羊之刳其云耳羊者耳疑頤之誤尹說似又牽傳禱記注頤字說解以釋刳字則尤失鄭指矣云頤刳社稷五祀謂始成其宮兆時也者賈疏云凡物須釁者皆謂始成時是以禱記云廟成則釁之時是也論讓案始成宮兆者五祀兆於四郊大社大稷在路門外王社王稷在南郊藉田之中皆爲壇壝宮也鄭禱記注云廟新成必釁之尊而神之也故社稷五祀宮兆新成亦必釁以神之大司馬大師釁主則惟釁社主不及宮兆且不在始成時與此異也云春官肆師職祈或作釁者彼注云故書祈爲幾此作釁者蓋又一別本幾釁聲類同惠士奇謂幾卽說文幾字之省黃以周謂此釁蓋幾之誤亦通云秋

官士師職曰凡剗鴈則奉犬牲此剗鴈正字與者此鄭自著其定之例也全經剗鴈字異同錯出肆師故書及犬人並作幾此職及肆師羊人並作所注引肆師或本又作幾皆聲近通借字犬人先鄭讀爲廢則別爲一義惟士師作剗爲本字後鄭參定諸文從彼爲正其士師鴈字經仍作珣注讀爲鴈此注依所讀字引之綜核鄭義蓋剗爲剗割鴈爲涂鷃而皆用牲血則與血祭相類說文刀部云剗劃傷也一曰斷也血部云戮以血有所剗涂祭也許以戮爲剗鴈正字與鄭字例小異義亦略同也凡沈辜侯禴飾其牲鄭司農云沈謂祭川爾雅曰祭川曰浮沈辜謂磔牲以祭也月令曰九門磔禴以畢春氣侯禴者侯四時惡氣禴去之也疏凡沈辜侯禴飾其牲者封人注云飾謂刷治絜

清之也牲亦通六牲言之 注鄭司農云沈謂祭川者大宗伯云以狸沈祭山林川澤後鄭注云川澤曰沈是也引爾雅曰祭川曰浮沈者釋天文郭注云投祭水中或浮或沈犬人沈辜先鄭注亦引爾雅爲釋賈疏云此浮沈之祭當祭天之煙祭社之血亦謂歆神節云辜謂磔牲以祭也者大宗伯以騶辜祭四方百物先鄭注云披磔牲以祭與此注同詳彼疏引月令曰九門磔禳以畢春氣者今本月令禳作攘彼釋文作禳與此注同鄭彼注云磔牲以攘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又云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臯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也此引以證辜是磔牲祭之事云侯禳者侯四時惡氣禳去之也者小祝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注云侯之言

周禮正義

禮五十七

三西一楚學社本

五百四十八

候也。候嘉慶禳禳卻凶咎，是後鄭以侯禳爲二祭。先鄭此注，則以侯禳爲一祭，與小祝注不同。後鄭不破之者，或亦得爲一義也。釁，邦器及軍器。邦器謂禮樂之器，及祭器之屬。禘記曰：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豶豚。**疏**：釁，邦器及軍器者，大司馬云：若大師帥執事，洩釁主及軍器。注云：軍器，鼓鐸之屬。此官釁軍器亦同。注云：邦器，謂禮樂之器，及祭器之屬者。賈疏云：鄭以軍器別言，卽云邦器者是禮樂之器也。鄭云：禮器者，卽射器之等樂器，卽鐘鼓之等祭器，卽豆俎簠尊彝器皆是。引禘記曰：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豶豚者，證祭器等有釁法。鄭彼注云：宗廟名器，謂尊彝之屬。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示犯誓必殺之。**疏**：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者，軍旅田獵並有誓。

眾此官則掌斬牲以徇眾也徇徇之俗詳大司馬疏 注云示

犯誓必殺之者大司馬大閱之禮云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
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示眾有違犯誓命者斬之如此牲
也祭祀贊羞受徹焉疏祭祀贊羞者賈疏云謂若上文大司馬
職云祭祀羞魚牲之等此官卽贊之云受徹焉者謂膳夫徹王
之胾俎內小臣徹后之俎九嬪外宗贊后徹豆籩大宗伯王后
不與則攝徹豆籩皆此官受之也賈疏云謂祭畢諸宰君婦廢
徹之時則此官受之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羊小羊也詩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
韭疏掌羊牲者與牛人雞人犬人爲官聯也云凡祭祀飾羔者
飾義與封人同大戴禮記諸侯魯廟篇雍人拭羊盧注云拭拭

禮記鄭注云拭靜也案飾卽拭也曲禮云飾羔鴈者以績與此義異封人祭祀飾牛牲不云飾犢此祭祀飾羔不云飾羊牲並互文以見義明牲羔兼飾之也 注云羔小羊也者大宗伯注同大戴禮記夏小正傳云羔羊腹時也羔小未成羊故不得謂之牲凡牲之未成者羊曰羔牛曰犢豕曰豚引詩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者豳風七月文此謂中春開冰獻羔祭司寒凡祭寒暑皆有用羔詳凌人籥章疏賈疏云凡正記皆用成牲今言祭祀飾羔則非正祭用羔是以鄭引詩爲證詒讓案王制說薦云大夫以上用羔孔疏謂包天子則此祭祀當亦合宗廟薦新言之祭祀割羊牲登其首登升也升首報陽也升首于室疏割羊牲者司土注云割牲制體也 注云登升也者小爾雅廣言

文云升首報陽也升首于室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郊特牲云用牲於庭升首於室又云升首報陽也鄭彼注云制祭之後升牲首於北牖下尊首尙氣也案此制羊牲卽用牲於庭時也朝踐之時君親制祭次乃升首於室中賈疏云報陽者首爲陽對足爲陰祭祀之時三牲之首俱升此特言羊者以其羊人不升餘牲凡祈珥共其羊牲其猶給也疏凡祈珥共其羊牲者祈珥亦當讀爲劓餌詳小子注共羊牲卽襍記釐廟用羊之等是也注云共猶給也者說文人部云供設也一日供給共卽供之借字爾雅釋詁云共具也賓客共其瀹羊法羊飧養積膳之羊疏注云法羊飧養積膳之羊者法舊本作瀹非今依注疏本正凡注例用今字作法詳大宰疏飧養釋文作食養云本又

作頒饗案此猶牛人云其其牢禮積膳之牛注云牢禮餼饗也陸本作食饗非宰夫云凡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殽牽此法羊卽謂其賓客之羊著於牢禮之法者也賈疏云鄭知法羊是爲此等者以其言法卽是依法度多少送於賓館及道路是以掌客致於賓館有上公飧五牢饗飧九牢及殷膳大牢致於道路有五積之等其饗食及燕速賓自饌陳者不言之也凡沈辜侯禴釐積其其羊牲積故書爲眦鄭司農云眦讀爲漬謂魯國寶漬軍器也立謂積積柴禋祀楮燎實柴疏其其羊牲者其與充人別繫養之注云積故書爲眦鄭司農云眦讀爲漬者段玉裁云司農從故書而易爲漬鄭君從今書作積也古此聲責聲同在支佳部故借氏除眦卽漬

字丁晏云積臙聲相近小雅毛傳柴積也說文作𦵏積也云謂
斂國寶漬軍器也者斂國寶卽天府云斂寶鎮及寶器之屬又
禘記云成廟則斂之以羊則是上文祈珥之事故先鄭專據斂
寶爲釋漬軍器卽小子云斂軍器是也先鄭意漬卽是斂鍾氏
注云漬猶染也謂以牲血塗染之也然依先鄭讀則斂漬義復
且以斂爲漬於經無徵故後鄭不從云玄謂積積柴禮記楮燎
實柴者大宗伯祀天神有禋祀實柴楮燎三法注云楮積也三
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故後鄭以積駭彼
三祀也楮燎楮卽標之譌詳大宗伯疏賈疏云但祭天用犢其
日月已下有用羊者故我將詩云惟羊惟牛惟天其祐之彼亦
據日月以下及配食者也案郊特牲孔疏引熊安生說亦謂祭

日月以下故燔燎用羊卽賈所本依熊賈說則此積內雖兼有
禋祀而昊天上帝之牲則無羊又此官其積羊蓋大牢之一與
牛人共牛冬官豕人共豕爲聯事非謂少牢及特羊也其侯禋
饗三者或用特羊耳郊特牲疏引熊說而又據小司徒凡小祭
祀奉牛牲之文謂日月以下常祀則用羊王親祭則用牛是謂
有羊卽不復有牛王氏訂義引崔靈恩釋大宗伯實柴謂止二
牢殊不足據孔似卽承用彼說非鄭熊義也若牧人無牲則受
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布泉疏若牧人無牲者謂無毛
物純色角體完具中法式之牲也云使其賈買牲而共之者牧
人掌六牲凡其羊牲並此官取之於牧人故牧人無牲則此官
使其賈別買而共之賈卽彼官云賈二人是也 注云布泉者

外府注同

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行猶用也變猶易也鄭司農說以鄴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疏掌行火之政令者賈疏云卽四時變國火及季春出火等皆是也說議案大戴禮記五帝德篇云舜使益行火以辟蚩尤萊詩小雅魚麗毛傳云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則焚萊亦爲行火此官皆掌其政令與宮正司烜氏爲官聯也云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者時氣太盛則人感而爲疾故以異木爲燧而變國中公私炊爨之火以調救之時疾者疾醫云四時皆有厲疾是也管子禁藏篇云當春三月荻室燠造鑽燧易火抒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尹注云凡此皆

去時茲長之毒管子所說與此經義合 注云行猶用也者國語吳語韋注同說文行部云行人之步趨也引申之凡行用亦曰行月令仲夏毋用火南方行火卽用火也云變猶易也者小爾雅廣詁云變易也說文支部云變更也變火猶管子云易火周書云更火矣云鄭司農說以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者謂五時各以其木爲燧鑽以取火莊子外物篇云木與木相摩則然是也此所謂木燧與司烜氏金燧取火於日異丁晏云漢藝文志陰陽家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注鄒衍所說鄒與鄒同詒讓案論語陽貨篇鑽燧改火集解馬融云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

火秋取柞櫨之火冬取槐櫨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
改火也皇疏云改火之木隨五行之色而變也榆柳色青春是
木木色青故春用榆柳也棗杏色赤夏是火火色赤故夏用棗
杏也桑柘色黃季夏是土土色黃故季夏用桑柘也柞櫨色白
秋是金金色白故秋用柞櫨也槐櫨色黑冬是水水色黑故冬
用槐櫨也禮運孔疏說與皇同賈疏云先鄭引鄒子書論語注
引周書不同者鄒子書出於周書其義是一故各引其一言春
取榆柳之等舊師皆以爲取五方之色同故用之今按棗杏雖
赤榆柳不青槐櫨不黑其義未聞案賈引舊師說卽皇孔所本
藝文類聚火部引尸子云燧人上觀辰星下察五木以爲火五
木卽五時之木但變火之政後世廢絕五木更取莫詳厥義准

南子時則訓謂春爨其燧火夏秋爨柘燧火冬爨松燧火五時
三木與鄒子所說絕異亦所未詳也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
內火民亦如之火所以用陶冶民隨國而爲之鄭人鑄刑書火
星未出而出火後有災鄭司農云以三月本時昏心星見于辰
上使民出火九月本黃昏心星伏在戌上使民內火故春秋傳
曰以出內火疏注云火所以用陶冶者明此經出內之火專主
陶冶非四時所變之食火亦非田獵焚萊之火也玉燭寶典引
考靈耀云氣在於夏其紀焚或是謂發氣之陽可以毀消金銅
與氣同光氣在於秋其紀太白禁民無得毀消金銅是謂犯陰
之則鄭彼注云火星出可用火與此注義同郊特牲云季春出
火爲焚也鄭彼注云謂焚萊也此是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田

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記者誤也據鄭說則田獵之火不待季春始出故大司馬中春蒐田用火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孔疏謂未十月之時從十月至中春皆得火田是也又牧師職孟春焚牧則又在蒐田前一月亦不在內火之禁也又大戴禮記夏小正云九月主夫出火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彼主夫當作主火蓋卽司火之官但彼云出火與此內火之文違悞又未蟄而出火亦干焚萊之禁小正文多譌闕未足取證月令云季春命工師令百工咸理季秋霜始降則百工休是陶冶工事始於季春休於季秋經有明文與此經出火內火之文足以互證矣云民隨國而爲之者鄰長注云從猶隨也謂國出內火民亦隨而效之云鄭人鑄刑書火星未出而出

火後有災者左昭六年傳文彼文云三月鄭人鑄刑書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六月丙戌鄭災杜注云火心星也周五月昏見引之者證此出火內火之爲陶冶也鄭司農云以三月本時昏心星見于辰上使民出火九月本黃昏心星伏在戌上使民內火者于釋文作於是也各本並誤時昏詩唐風綢繆孔疏引作昏時是也當據校乙賈疏云左昭十七年梓慎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心星則大火辰星是也三月諸星復在本位心星本位在卯三月本始之昏心星時未必出見卯南九月本始之黃昏心星亦未必伏在戌上皆據月半後而言孔廣森云月令注云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然則

月本猶言月初古語有以月初爲本月終爲末者夏小正傳一則在本一則在未是也案孔說是也星見曰昏星伏曰黃昏者上昏謂定昏也定昏在黃昏後見淮南子天文訓賈謂見伏皆據月半後與月本之言不合今以月令孔疏所引三統歷每月中星攷之三月穀雨節昏張二度中張二度距心初度凡九十三度相隔三次有餘張中在午上則心必在卯上不能見於辰上至清明中昏翼四度中翼四度距心初度凡七十三度相隔不及三次翼中在午則心可見於辰上矣九月寒露節日在氐五度心適在日前十五度外昏尙未伏昏虛二度中虛二度距心初度凡八十一度相隔二次有餘虛中在午上則心必在酉亦不能至戌上至霜降中日在房五度與心初度相接自當與

日俱伏故先鄭以黃昏爲說明日入卽伏不待定昏也但其時昏危三度中危三度距心初度凡九十三度雖相隔三次有餘然由午中以至戌初必盈百五度始爲入限今尙闕十有二度則心伏而仍未離酉次計當九月之末乃能至戌賈氏之說實與脉合然則先鄭此言殆亦約舉大略未嘗以脉術精校故未能密合乎云故春秋傳曰以出內火者證心星爲出內火之候也左襄九年傳春宋災晉士弱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爲鶉火心爲大火杜注云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孔疏云此傳鶉火大火共爲出火之候周禮之注不言味者以味非內火之

候故唯指大火以解出內之文詒讓案杜以出火爲令民放火
內火爲禁放火則以出內火爲田獵之火也與禮不合不可從
又漢書五行志引左氏說云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昧七星鳥
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出火以順天時救民疾亦兼
本此經爲說時則施火令焚萊之時疏時則施火令者管子立
政篇荀子王制篇並云脩火憲火令卽火憲也 注云焚萊之
時者謂中春大蒐及十月以後凡田獵焚萊之時賈疏云上言
行火政此又言施火令則不掌火禁故鄭云焚萊之時其火禁
者則宮正云春秋以木鐸脩火禁注云以春出以秋入因天時
而以戒司烜亦云仲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彼二官直掌火
禁不掌火令凡祭祀則祭燿報其爲明之功禮如祭饗疏凡祭

祀則祭燿者謂大中祀並有祭燿之禮小祀禮殺蓋不祭也

注云報其爲明之功者明不爲報熟食之功也漢書五行志云火南方揚光輝爲明者也此祭燿謂祭先火亦以其有爲明之功祭法所謂法施於民則祀之是也但祭祀有燿鄭不云何物以爲明之言推之則當爲燎燿之屬說文火部云舉火曰燿引此職爲證呂氏春秋本味篇云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燿以燿火高注云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火者所以祓除其不祥置火於枯阜燿以照之燿讀曰權衡之權又贊能篇注及淮南子氾論訓注說略同高氏所說則與說文舉火之訓正合王氏詳說及惠士奇並謂此燿爲舉火之燿其說不爲無據攷史記封禪書說秦郊有通權火又漢郊見五帝亦云燿火舉而祠集解引

張晏云權火烽火也狀若井絜皋矣其法頗禰故謂之權欲令
光明遠照通祀所也漢祠五時於雍五里一烽火則權火卽烽
火秦漢以後大祭祀則舉之許高以爲商周制於經無文且敘
官杜鄭注亦不讀權爲權則不謂與權火爲一疑事無質謹附
著之云禮如祭饗者特牲饋食記云尸卒食而祭饌饗雍饗鄭
彼注云雍孰肉以尸享祭竈有功也舊說云宗婦祭饌饗亨者
祭雍饗用黍肉而已無籩豆俎又禮器云孔子曰臧文仲安知
禮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鄭彼注云奧
當爲爨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事而祭饌饗饗饗也時人以
爲祭火神乃燔柴老婦先炊者也盆餅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
祭火神燔柴似失之賈疏云祭饗祭老婦也則此祭權謂祭先

出火之人詒讓案鄭以禮器有盛於盃尊於瓶之文故知祭燔以黍肉無籩豆俎此祭燔者祭先火與祭饗祭先炊相類故鄭謂其禮略同月令注說祀竈禮有俎此祭燔與祭饗同亦以黍肉無籩豆俎殺於祭竈也又案古祭火之事有五一祭火星以火正配此爲天神之祭左襄九年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漢書五行志云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昧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爲火祖配食火星是也一祭五神之祝融以犁配此爲地示之祭卽大宗伯血祭祭五祀之一是也一祭五祀之竈亦爲地示之祭月令夏其祀竈是也一祭

先炊則爲人鬼之祭雍饗饔飧是也一祭先火亦爲人鬼之祭卽此祭燿是也禮器孔疏云熊氏云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有大火之灾故祭火神乃燔柴按異義竈神今禮戴說引此燔柴盆瓶之事古居禮說顧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祀以爲竈神許君謹按同周禮鄭駁之云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爲堯司馬其尊如是王者祭之但就竈陞一何陋也祝融乃是五祀之神祀於四郊而祭火神於竈陞於禮乖也如鄭此言則祝融是五祀之神祀於郊與者正是竈之神常祀在夏以老婦配之有俎及簋豆設於竈陞又延尸入與饗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之神在於饗竈此祝融并與及饗三者所以不同也案孔引熊安生及鄭駁異義辨火星及祝融竈饗之祭甚析惟未及

祭燧不知其爲何神要其爲先火人鬼之小祀則近之耳凡國
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野焚萊民擅放火疏凡國失火者國中
中宮府廡里比居稠密故尤嚴失火之禁司烜氏亦云中春以
木鐸脩火禁于國中是也注云野焚萊民擅放火者王制釋
文引庾氏云萊草也謂放火焚野草牧師云凡田事贊焚萊彼
謂官春田獵有焚萊此有刑罰者管子立政篇云山澤不救於
火草木不殖成國之貧也賈疏云大司馬仲春田獵云火弊鄭
云春田主用火因除陳生新則二月後擅放火則有罰也詒讓
案亦謂非蒐狩民間擅放火焚萊則有刑罰此禁葢四時通有
不徒二月以後十月以前也

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土庶子及其眾庶之守樹

謂枳棘之屬有刺者也。眾庶民遷守固者也。鄭司農說樹以國語曰：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疏**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者，此官通掌國邑設險置守之事。溝池謂五溝及城郭外之池。雍氏注云：池謂陂障之水道也。惠士奇云：管子度地篇曰：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內爲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焉。天下有萬諸侯，天子中而處因天之固，得地之利，內爲之城，外爲之郭，郭之外爲之士閭。地高則溝之下，則隄之命曰金城。樹以荆棘，上相穡著者，所以爲固也。所謂城郭溝池樹渠之固者，蓋如此。王引之云：城郭爲一類，溝池爲一類，樹渠爲一類。渠謂籬落也。因樹木以爲籬落，古曰樹渠。司險職曰：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鄭注曰：

樹之林作藩落也是其證矣渠字或作楳又作楳廣雅曰楳也池與籬同釋名曰青徐謂籬曰楳楳楳古今字耳知樹渠之渠非謂溝渠者溝渠與樹不同類且渠卽是溝呂氏春秋士農篇注曰渠溝也溝池已見上文也案王說是也樹渠者於城外宮外設藩落以資守衛也爾雅釋宮云屏謂之樹屏藩皆以遮蔽門垣故藩亦謂之樹又謂之渠其制蓋有二或種植林木因編籬以爲阻固司險樹林是也或斬伐材木羅列栽築爲之士方氏云王巡守則樹王舍注云爲之藩羅是也渠字亦作楳墨子備梯篇云置楳城外去城十尺伐楳小大盡木斷之以十尺爲斷離而深埋堅築之母使可拔楳卽楳之謂此城守伐木爲渠之法凡王宮及百官府蓋亦有之故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

設柅極再重注云故書柅爲柅柅渠聲類同亦卽藩落也賈疏
謂樹渠者非直溝池有樹兼其餘渠上亦有樹也是謂渠卽溝
非經義也渠互詳掌舍疏云頌其士庶子及其眾庶之守者賈
疏云卽宮伯所云士謂卿大夫士之適子庶子其支庶彼據宿
衛王宮此掌固所頌亦據宿衛王宮而言以其庶子不合城郭
之處用之以掌固是固守之官故兼掌宿衛之事朱大韶云疏
說甚謬經明言城郭溝池樹渠安得云不合用於城郭之處宿
衛之士所以警備非常王宮內豈有阻固而云以固守之官兼
掌宿衛之士都司馬豈又兼掌乎案此與司險職掌相同特彼
專掌險阨此則設城郭等以爲阻固故又曰凡國都之竟皆有
阻固郊亦如之然則竟界上凡有城郭溝池樹渠之處掌固分

其士庶子及其眾庶以守案朱說是也此士庶子謂縣鄙公邑貴族子弟來助守禦者與宮伯所掌士庶子爲國中公卿大夫士子弟宿衛王宮者不同也凡公卿大夫士貴族之子弟已命者爲士未命而在官者爲庶子賈據宮伯注爲說誤詳宮伯疏

注云樹謂枳棘之屬有刺者也者說文木部云枳木似橘後漢書馮衍傳李注云枳之爲木芬而多刺可以爲籬棘詳大司徒疏管子度地篇載水官之令云大者爲之隄小者爲之防歲埤增之樹以荆棘以固其地襍之以柏楊此樹蓋亦與彼同云眾庶民遷守固者也者此皆平民來給役者卽下文之萬民爾雅釋言云遞迭也此猶稍人注云勞逸遞謂更迭來助官守險固之處也云鄭司農說樹以國語曰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者

楚語云靈王爲章華之臺伍舉曰先王之爲臺榭也藉礲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韋注云城守之餘然後用之先鄭引之者證樹亦足爲城守之固也設其飾器兵甲之屬今城郭門之器亦然疏注云兵甲之屬者謂兵甲皆有英飾旣資防禦又壯觀瞻也云今城郭門之器亦然者賈疏云漢時城郭門守器所飾亦若今城郭門傍所執矛戟皆有幡飾之等是也分其財用均其稍食則用國以財所給守吏之用也稍食祿稟疏注云財用國以財所給守吏之用也者賈疏云謂所用之財物分與之明是以財所給守吏爲守事之用者也云稍食祿稟者宮正注同賈疏云所守之處官及民合受官食月給米稟與之故謂之稍食也案稍食者稟食也士庶子及眾庶皆有稟食

而無祿賈說非詳宮正疏沈彤云守固土庶子之食當視王宮
士庶子也任其萬民用其材器任謂以其任使之也民之材器
其所用塹築及爲藩落疏注云任謂以其任使之也者大司馬
注云任猶事也事以力之所堪此任萬民亦謂視民所堪之事
而役使之也云民之材器其所用塹築及爲藩落者賈疏云對
上文財用謂官之財物此云民之材器明材是材木用爲楨榦
以掘塹築作所用及不築處卽用材爲藩屏籬落以遮障也論
讓案材卽材木器謂斧斤耒鋤版築之屬用以穿塹爲溝池及
築城郭也藩落者廣雅釋宮云藩落池也落與落同說文竹部
云簞藩落也國語晉語以藩爲軍韋注云藩籬落也六韜軍用
篇云山林野居結虎落柴營凡守者受籬焉以通守政有移甲

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凡守者
士庶子及他要害之守吏通守政者兵甲役財難易多少轉移
相給也其他非是不得妄離部署國有司掌固也其移之者又
與掌固帥致之贊佐也疏凡守者受遽焉者卽受守法亦卽掌
固之官法也 注云凡守者士庶子及他要害之守吏者賈疏
云此鄭還據上文士庶子及眾庶之守而言云他要害者謂城
郭所守是其常處除此有要害之處若穀臯河漢要路之所皆
爲他要害也云通守政者兵甲役財難易多少轉移相給也者
廣雅釋詁云移轉也謂移易給難移多給少相通共也云其也
非是不得妄離部署者說文罔部云署部署也漢書高帝紀顏
注云部署乃部而署置賈疏云此則釋經唯是得通之言其餘

非所通之外皆不得離其本處也云國有司掌固也者鄭以掌固爲王朝之官對士庶子及守吏言之則謂之國有司然經云與國有司帥之則是掌固與國有司共帥之國有司非卽掌固明矣竊疑國有司卽司險掌疆諸官對士庶子及它守吏言之則謂之國有司耳注說失之云其移之者又與掌固帥致之者謂移兵甲役財轉給他處則士庶子及守吏等與掌固共致之於所通之處今案亦掌固與國有司共致之注說非經義云贊佐也者外宗注義同書三巡之夜亦如之巡行也行守者爲眾庶之解情疏書三巡之者以下卽守者所受之守法也賈疏云此乃掌固設法與所守之處非是掌固自巡行之也注云巡行也者說文定部云巡視行兒云行守者爲眾之解情者解與

懈同詳宮正疏夜三鼙以號戒杜子春云讀鼙爲造次之造謂擊鼓行夜戒守也春秋傳所謂賓將趣者與趣與造音相近故曰終夕與燎立謂鼙擊鼙警守鼓也三巡之間又三擊鼙疏夜三鼙以號戒者說文号部云號呼也賈疏云此乃掌固設法與所守之處使擊鼙有所以號呼使戒守耳 注杜子春云讀鼙爲造次之造謂擊鼓行夜戒守也者讀鼙上不當有云字疑今本誤行眊曉注云杜子春讀鼙爲憂戚之戚謂戒守鼓也擊鼓聲疾數故曰戚王念孫云造戚二字古聲皆與蹇相近造次亦疾意也互詳彼疏云春秋傳所謂賓將趣者與者賈疏云按照二十年衛侯如死鳥齊侯使公孫青聘衛賓將振注謂行夜不作趣者彼賈服讀字與子春意異案今本左傳與賈引賈服本

同簿師杜注引左傳作賓將趣與此注又異趣振趣聲並相近
 左襄二十五年傳云陪臣干振史記齊世家作爭趣與此可互
 證云趣與造音相近者段玉裁云蚤聲取聲古音同在尤侯類
 也云故曰終夕與燎者亦昭二十年左傳文彼云親執鐸終夕
 與於燎彼釋文無於字與杜所引同杜注云設火燎以備守引
 之者以彼亦行夜戒守之事明將趣卽此夜三鼙事同也云玄
 謂鼙擊鼙警守鼓也者段玉裁云鄭君則不易字謂鼙者鼓名
 擊之亦曰鼙猶鳴鼓曰鼓也許氏說文說與鄭同云三巡之閒
 又三擊鼙者守法尤謹於夜故巡與鼙並有三明二者相兼更
 迭爲之以戒備別於晝唯三巡無擊鼙之事也三鼙詳鼓人疏
 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灋都邑亦爲城郭疏若造都邑則

治其固者凡初建采邑公邑則并脩治其險固亦通城郭溝池樹渠等言之云與其守澶者則守都邑者亦受法於此官也

注云都邑亦爲城郭者此亦該三等采邑及四等公邑也王國都邑城郭之制並詳量人匠人疏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竟界也疏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者賈疏云此經爲上經而設仍兼見王國而言故國都雙言之言王國及三等都邑所在境界之上亦爲溝樹以爲阻固云郊亦如之者謂若王國則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其都邑亦有郊詩酈風干旄云在浚之郊是也皆如竟有溝池樹渠之固也大司徒云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是邦國都鄙竟上並有溝之證雷學淇云溝樹溝封互文見義有溝者必有封有封者必有樹

蓋周之經野其法極嚴不惟邦國都鄙有畿疆之封近郊遠郊亦有之不惟城郭溝涂有樹渠之固里鄩縣鄙亦有之注云竟界也者穀梁隱元年范注云竟是疆界之名呂氏春秋贊能篇高注云境界也案說文無境字古境界字皆以竟爲之民皆有職焉職謂守與任疏民皆有職焉者民卽上文之庶庶謂居城郭及要塞之處者也賈疏云此亦兼上王國及都合守之處其民皆職任使勞逸遞守也注云職謂守與任者守謂守固之事任卽塹築及爲藩落之役事也若有山川則因之山川若穀阜河漢疏若有山川則因之者說文口部云因就也若界內有山川則就而脩之以爲阻固也周書作雒篇云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邠山案周書因義與此同賈疏

云謂上諸有所造溝樹爲固之處值有山川之處則因之不須別造 注云山川若穀臯河漢者穀臯爲山之險河漢爲川之險史記留侯世家雒陽東有成臯西有穀颺左傳僖三十一年杜注云穀在弘農澠池縣西案在今河南河南府永甯縣北六十里臯卽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成臯縣在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西二里河漢詳職方氏疏

周禮正義卷五十七終